

楔子 詭異情殺案

男孩扛著一大籃衣服，打算在夜色中穿過校園，好好把一星期的髒衣服洗乾淨；手機已經備妥，洗衣店隔壁就有宵夜可以吃，他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慢慢等衣服洗好烘乾。

時序進入夏天，暑假已然來臨，大學生的暑假足足有三個月這麼長，正是打工的最佳時機，他兼了兩份差，一份白天一份晚上，時間銜接完美，還可以排同一天休假，對體力充沛的他來說不是問題，每年寒暑假都是搶錢時節，他早應付自如。他的房東人很好，租約都算半年的，所以暑假時校外的宿舍依然存在，他如果打工太晚或跟同事去吃宵夜，為了不吵到家人，他就會回到宿舍來……咳，夏天很熱，每天都汗如雨下，衣服臭得要命，他都快被熏死了。

「你不要再纏著我了！我們已經分手了！」

「為什麼一定要這麼狠？」

遙遠的爭吵聲傳來，男孩好奇的止步，暑假學校裡應該都沒人了啊？

他朝聲音來源走去，即使暑假，校園裡還是有路燈，藉著燈光明亮，他確定了聲音來自文藝大樓樓下，晃動的人影也證實他的想法，他小心的不敢太靠近，只遠遠的站在路旁樹後，畢竟偷看不能太明顯。

「呀啊啊啊——」淒厲的尖叫聲突然傳來，男孩嚇了一大跳。

學校裡的每棟大樓都是架高建築，總是先有三五階樓梯才能抵達大門廊下，再進入大樓，只見一個身影驚恐的邊扭動身子邊想逃，卻連一階都踩不穩就踉蹌的摔下樓梯。

「啊啊——啊啊啊——」女孩歇斯底里的叫著，聽著都令人發寒，跌趴倒在地的她中氣十足的未曾停止尖叫，甚至起身意圖繼續往前逃。

廊下另一個人影衝出，二話不說一拳就往女孩後頸揍下……不對。

男孩瞪圓了雙眼，那人有刀！他手上有刀！

「可惡！」男孩立刻將衣服全部倒在地上，帶著籃子衝上前，直接朝對方扔過去，

「喂！你幹麼！」

「呃！」凶手措手不及，被正面砸中，退後了好幾步。

男孩拉開與凶手的距離，繞個大圓弧後滑到女孩旁邊，伸手想看她的狀況時卻愣住了。

女孩右肩的衣服已經消失，露出一塊凹凸不平，像是焦炭一般的肌膚，空氣中甚至傳來一股臭味。

腐蝕性物品？他不敢輕易觸碰女孩，尚在猶豫，左前方一抹影子倏地殺來。

「喝！」男孩及時用左手去抵擋，刺痛襲來，但是他沒有時間在意那個痛楚，趕緊跳起身，不能處於挨打的姿勢，雖說起身起得不穩，他還是努力的後退。

「你是誰？你是她的誰！」凶手拿著刀子朝他胡亂揮舞，哽咽的話語含糊不明，竟哭到連話都說不清楚。

事實上凶手也沒有很認真在看著前方，他是瞇著眼邊哭邊揮刀的……到底誰該哭啊！

男孩穩住重心後即刻跑開，對方果然沒有追上的意思。

「哈哈哈……哈哈哈哈！」凶手一個人在原地仰天大笑，笑得既悲傷又瘋狂，隨即又重新走向文藝大樓，面對著廊下，突然動也不動。

手上的血不斷滴著，男孩趕忙高舉左手，這才注意到廊下還有另外一個人在那裡。報警！報警！他一邊用右手摸著手機，一邊不安的關注前方的動靜。

「時仵？你幹麼？」遙遠的右手邊，兩點鐘方向出現另一個身影，手上拎著一堆像是宵夜的東西。

「不要過來——走！」時仵緊張大喊，慌亂的正視前方。

凶手果然回頭，只不過光線不足，著實看不清他的樣貌。

但是，他們都看得見他的動作。

他舉起了手上的刀，一刀插進自己的頸子裡，然後用一種令人作嘔的慢速度，緩緩切開了脖子，血從那狹窄的縫裡噴出，凶手仰首大笑望天，跟著身子一軟猛地倒地。

「時仵？」遠方的男孩只看見飛濺在夜色中的紅色血珠。

「報警……報警！」時仵焦急大喊，「還有救護車！」

到了這時他才害怕地看著自己手臂上的數個傷口，深得幾乎要見骨，痛死他了啦！

第一章 眼中的異象

砰！

女孩被聲響嚇到，略顫了顫身子，聲音來自十點鐘方向，男孩一隻腳踩上了她的方桌。

「我看到那個女生的皮膚整個嚇到，那是被硫酸腐蝕的！這時對方居然趁隙衝過來，幸好我運動神經極好，手一伸直接擋下！」時仵說得慷慨激昂，原地旋身跳回地板，「但是他硬在我手上唰唰唰的亂揮，真是痛死人了，所幸我是蹲著的，俐落一彈起身就向後逃，不過他也沒有要追過來的意思。」

「接著他又哭又笑的走向文藝大樓那邊，感覺有點瘋瘋的盯著屋簷下，我才發現那邊居然還躺了另外一個人！」他邊說邊搖頭，「結果初一偏偏這個時候來找我，我隔天排休，說好到我宿舍狂歡，我沒想到他提早來，還看見我舉高左手站在那邊——」

咿，木門一開，女孩略略往九點鐘方向瞥了一眼。

「我是看有個人高舉左手站在那邊，非常奇怪好嗎！」初一沒好氣的抱怨，「等我走近才發現是你。」

「我手被割成那樣，怕自己失血過多掛掉啊。」時仵噴了一聲，居然減他威風，「反正那個凶手也聽到了，我超怕他要滅口，結果他居然直接割喉自殺，割得超慢的，而且他還笑得……大笑耶。」

初一一進門，滿室生香，逼人的香氣瀰漫在空中，連帶著在敘述事蹟的時仵說話速度都慢了許多。

「你怎麼這麼早來？不是四點下班？」初一低聲說著。

「我想要早點來，所以自願提前一小時上班，這樣可以跟閻蘿多聊天。」時仵聲音洋溢著喜悅，「多一分鐘都很寶貴。」

「聊天是聊愉快的，聊割喉是怎樣？」初一盯著他的左手，裹著層層紗布，「你不要太用力，等等縫線又裂開。」

「不會啦，我身體好，痊癒得快。」時仵根本沒在理，湊前看著桌上的東西，「這也太香了，買的什麼？」

他伸手想偷看紙袋裡的東西，初一不客氣的直接打掉他的手。

「猜對才有。」他悄悄戳著時仵，指了指坐在床榻上的女孩。

這是間閣樓裡的正方形房間，自木門而入正對著女孩的床，床頭在右床尾在左的橫放，中間空地有張方型小桌；女孩總是半坐臥在牀上，喜歡往自個兒右邊牆上的窗外望——

如果她看得到的話。

震動聲再度傳來，表示樓下又有人上來，不一會兒果然聽見砰砰砰的腳步聲，初一跟時仵立即對賭。

「冰山哥。」說完兩個人唉了聲，都一樣怎麼賭？

走完樓梯，踩上門前的平台，會有震動器連結到床邊，如此女孩便知道有人來了……基本上，她光聽樓下的開門聲就知道是誰來了。

「嘿，老大！」

「到底誰讓他們兩個上來的？樓下不是有設密碼跟生物辨識嗎？是不是你把他們兩個的指紋輸進去了？」門才開了一公分的縫隙，床上的閻蘿就開始咆哮，「你們聽不懂我想要一個人靜一靜嗎？一直來這裡吵我是什麼意思？我想要一個人在這邊自生自滅都不行嗎！」

閻蘿怒吼，抓過唾手可得的保溫杯，直接就朝方桌的方向狠狠扔過去。

啪，時仵準確接過，他們兩個用最輕的動作坐下來，大氣都不敢喘一下，不約而同回首看著門都還沒打開五公分的冰山。

此時的閻蘿面向他們，手上也已經沒有任何的武器，初一朝冰山暗示可以進門了。

「老大，有個人來典當古董，說是明朝的什麼皇家檀木盒，當家的說很像真的，妳看一下。」冰山手裡拎著一個紙袋，「還有當家估了個價，說等妳看完再說。」

「看不出我是瞎子嗎？一天到晚拿東西讓我看做什麼？」閻蘿緊皺著眉，左手卻是朝向門口的方向。

冰山嘴角勾著淺笑，拎著紙袋繞過小方桌，順腳踢了踢時仵的椅腳，叫他坐進去一點，不要擋路。

繞過方桌，再走到床邊，冰山沒把紙袋放在閻蘿手裡，刻意擱在被子上，讓她自己拿。

感覺到紙袋被放上床，閻蘿伸手摸索著，抱過紙袋湊近身前一聞，「嗯……」她沉吟著，看起來若有所思。

旁邊的冰山伸手想拿香氣逼人的點心，被初一跟時仵兩個人聯手制止，發出了窸窸窣窣的聲音。

「不要吵啦！」閻蘿叨唸著，伸手摸著袋裡的盒子，再取出來擋在掌心上好好好的撫摸、嗅聞一番。

之前一場爆炸意外導致她雙眼失明，瞬間失去了「交換當鋪」下任繼承者的資格，因為她原本擁有一雙難得的「慧眼」，可以看出物品的真正價值，除了天生的敏銳度與鑑賞能力外，還可以鑑別出無形物的價值，沒了視力，別說無形物了，連看普通典當物都有問題。

不過，她的指尖依然可以感受到這件物品的每個雕刻，失明後她的觸感變得極為敏銳……不只是觸覺，基本上聽覺、味覺及嗅覺，每一樣感官都急遽放大。

經此劫難，她才知道眼睛有多重要、能看得見是多麼難得可貴的事，失去視力，便必須調動其他感官來補足這一切。

「這東西不會超過一百年，味道不對。」閻蘿再掂掂重量，「我聞著有膠水的味道，而且香氣很不自然，觸感跟真的紫檀木也有差距，讓姑姑再鑑定一下，我懷疑是仿舊的。」

「白膠嗎？」冰山接過盒子，「這處理得也太像真的了吧？」

「雖然也是有年代，但沒有這麼久，用儀器再查個仔細吧。」閻蘿的手指在被子上輕點，「最多五千塊。」

「嘎？」冰山很是吃驚的看著手上的紙條，當家可是開二十萬耶，「行，那我先拿下去回報——」他邊說邊趁機伸向桌上的點心。

「不可以！」時仵即刻抱住紙袋，「猜不到沒得吃！」

「猜不到？這有什麼難的——」冰山才要說出答案，立刻遭到兩個男孩的凌厲視線攻擊。

誰准你猜的？是要給閻蘿猜！

「店家店家！」初一使勁的比向門外，意思是你可以滾了。

「還……還要猜店家？」冰山假裝配合，外加手語表示要留一個給他，「稀罕喔，大不了我自己出去買吃的。」

抓過紙袋，冰山哼了一聲往門外走去。

「阿宅才不會出門。」時仵居然背後放箭。

冰山回頭瞪著他們，這兩個小子，給三分顏色就開起染坊來了？

砰！這門甩得甚是不甘願，閻蘿倒是沒嚇到，她早猜得到冰山的反應。

一陣混亂後，房間裡又剩下他們三個人了。

初一忙不迭的拿出飲料，時仵開心的插入吸管，咕嚕咕嚕的喝起他的黑糖珍奶，初一也為閻蘿買了杯飲料，就擋在桌邊，他並沒有幫她插吸管，這也是常態，她左手伸長些便能抓到杯子，其他都能自己來。

「時仵你喝太快了，還有這樣不吃飯都靠珍奶行嗎？」閻蘿深吸了一口氣，用不耐煩的語氣唸叨著，「森氣氣的瑪德蓮，你兩種口味都買了，但我只要太妃糖的。」嘿！初一綻開了愉快的笑容，立刻打開紙袋，抄出裡頭的紙盒，果然是森氣氣烘焙蛋糕的瑪德蓮。

時仵看著初一，腦子裡轉著路線，哇哇出聲，「森氣氣不是在東區嗎？你在西區

當家教，特地跑去東區買喔？怎麼這麼勤勞？這個很多店都有賣啊。」

「要剛出爐的你懂不懂。」初一故意用著塑膠袋，好讓閻蘿聽得見，然後將袋子擋在了杯子旁邊。

「是喔……」時仵立刻抓了一顆原味的，大口咬下——嘍嘍？他雙眼晶亮，嚼著嗯了好大一聲，尾音要多長拉多長，超好吃的啦！

初一笑了起來，也抓了一塊塞進嘴裡，味道果真是驚為天人的好吃，也不枉他花這麼多錢了。

床邊的閻蘿挪向床緣，伸手往桌緣摸索，才抓到塑膠袋，再抓過飲料杯時，初一驀地伸手握住了她的飲料。

探身往前的閻蘿頓住，皺起眉表示她的不滿。

「要不要跟我們坐在一張桌子吃？」初一明快地問。

餘音未落，閻蘿瞬間收回手，不但往牆邊挪回去，還直接把剛剛拿過來的塑膠袋朝初一臉上扔過去。

「滾！」

塑膠袋異常準確的打上初一的臉，他是伸手去擋了，但還是被K到，左手邊的時仵不爽的瞪著初一，他幹麼這麼急？所有人千方百計的要逼她振作，誰會爽啊？

「叫你們滾！」閻蘿氣急敗壞的吼著，「拜託不要再來了，我一點都不想看見你們！」

「妳又看不見。」初一驀地拍上桌子，說出了驚人實話。

時仵傻眼，皺眉拽著初一，「你在說什麼啦？」

「說實話啊，閻蘿版實話不是？」初一倒是毫不避諱，「瞎了就是瞎了，要想的是怎麼樣重新生活，沒有視力自然有沒有視力的活法，難道妳要一輩子爛在床上？」

「喂，初一，你說話客氣一點，閻蘿都已經瞎了為什麼還要逼她？你也去瞎看看啊，她是為了我們才會受這麼重的傷，要重新生活談何容易？」時仵也氣忿的拍了桌子，「她要自怨自艾、要怨天尤人、要恨我們，就算她這輩子都要爛在床上當廢物，我也絕對支持！」

閻蘿暗自深呼吸，非常謝謝時仵的支持，但為什麼聽起來有點怪怪的？她好像拐了彎還是被罵？

「人都是有惰性的，新學期快開始了，她的傷也好得差不多，想要復健、想要適應新生活就要快。」初一面向著閻蘿，「想想妳承諾的回收典當物怎麼辦？八風哥說這陣子大家各自找回不少，但最危險的還在外面，天曉得會不會再發生上次瑪麗王后的項鍊的事。」

「是不能再多給她一點時間嗎？那些典當物要是這麼好找，八風哥早找到了！」時仵不爽的反嗆，「急什麼，還不如像瑪麗王后的項鍊一樣，等誰的頭被砍了，命案出來就知道了啊！」

閻蘿被子中的手忍不住緊握成拳，還等命案出來？等命案出來就來不及了！

當鋪會這麼急切的回收，就是怕出大事，被偷的「閻黑典當物」都自帶詛咒，過

去流傳在外總是牽扯不少命案，瑪麗王后的項鍊便是如此，一連幾個斬頭案，還鮮血淋漓的直播，天曉得下一個會是哪個典當物出現作亂？

但是，失去視力的她又能做些什麼？

「典當物已經不是我能負責的範圍了，失去慧眼，就算今天擺個鑽石在我面前，我也什麼都看不到！」閻蘿忍不住尖叫，「拜託你們出去！我好煩，出去出去——」

她右手往一旁的按鈕摸索，直接按了下去。

眾人在房間裡聽不見的聲音會傳到樓下，幾秒後樓下傳來暗門開啟聲，然後是穩重但疾走的步伐。

「八風哥。」

「綠林哥。」

兩個男孩再度對賭，食指比槍狀的賭了明天的水煎包。

門輕叩兩下，束有銀白色長髮的男人推開了門，什麼話都沒說，用一種略帶責備的眼神瞅向回頭看他的男孩們。

「還坐著？」他問都不必問，就知道發生什麼事。

「八風哥哥，為什麼要讓他們進來？把指紋取消，我真的不想見人。」閻蘿咬牙說著，「不要逼我！」

「好，我會跟冰山說。」八風四兩撥千斤，「你知道，程式是他負責的……」

換句話說，是冰山放任初一跟時仵進來，不干他的事，一秒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。八風是說一不二的人，威嚴感十足，威嚇感更可怕，他來請他們走，初一跟時仵也只能默默的收拾；初一仍是把塑膠袋擋在杯子旁邊，這是特地要買給閻蘿吃的，結果氣氛又變成這樣。

不過兩人見怪不怪，自從閻蘿失明後，他們不顧反對，誰有空誰就來找她聊天，閻蘿的家是當鋪，管家八風哥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讓他們進來，冰山哥更厲害，直接帶他們上樓，還把通往閻蘿房間的大門指紋鎖輸入了他們的指紋。

一開始閻蘿反應更激烈，他們都習慣了，這種吵架趕人的戲碼也已經麻痺，反正明天他們照來。

「那我們走了喔，明天見。」時仵還輕鬆的揮手道別。

明天？刻意背對他們，面向窗外的閻蘿內心一愣，剛都說不要再來了還明天，怎麼說不聽啊！

「要換藥還是拆線嗎？」八風適時出聲。

「要先看傷口復原的情況，刀子割得很深，幸好老闆們都沒嫌棄我。」時仵望著自己的左手，至今傷處還是隱隱作痛，「反正我明天休息，你們幾點去我就幾點去。」

咦？時仵居然傷得這麼重嗎？閻蘿暗暗想著，剛剛聽他說話聲音中氣十足，還以為不過是小傷，原來不是嗎？

一旁的初一沒好氣的抱怨，「也太好了吧，我明天沒辦法休，不然我也可以陪你們去醫院。」

明天是閻蘿必須回診的日子，又剛好是同一間醫院，所以時作自然興高采烈，第一次有人相約一道兒去看醫生的。

「你們兩個，閻蘿已經說不要來煩她了。」八風這句話刻意揚高分貝，「再者你們也不是當鋪的人，閻蘿不該是你們關注的對象，還是不要再來了。」

「咦？為什麼！」兩個男孩異口同聲，同時八風關上了木門。

閻蘿有些喪氣的低垂下頭。

「閻蘿有我們照顧，都說了，這是冰山擅作主張，不然你們哪能如此輕易的進出交換當鋪。」

「那我們可以成為交換當鋪的人嗎？」

時作的聲音積極明亮，床上的閻蘿倏地抬首——在說什麼東西？

「對啊，我也在思考這件事情。」初一的聲音漸遠，「冰山哥說過，你們都是把自己當給……」

「喂——」閻蘿坐在床上朝門口大喊，「不要亂教啦！」

樓梯下的門關上了，緊接著是暗門隆隆闔上的聲響，閻蘿一個人待在閣樓的房裡，現在終於是她想要的「一個人」了。

但剛剛那些對話是什麼意思？為什麼初一跟時作他們會知道哥哥他們將自己當掉的事？

「交換當鋪」的員工們的確是將自身當作物品，典當給「交換當鋪」長達數十年，因此成為了當鋪的一分子，這些人會這麼做，當然有不能說或不想說的原因……正常人本來就不可能會把自己當掉。

呃……雖說當鋪裡的風林火山確實沒一個屬於正常，但在初一他們認為她的失明與他們有關的前提下，就千不該萬不該告訴他們這件事。

何況以她對「交換當鋪」裡哥哥們的瞭解，他們告訴初一時作這件事絕對不懷好意。

他們到底明不明白，受傷的人最不需要的就是同情啊！閻蘿不由得粉拳緊握。

感受到亮光在眼前，閻蘿不適的縮了縮身子。

「可以看見光嗎？」醫生溫和的說著，手電筒在閻蘿的眼珠前晃動。

「嗯，就只有光影，其他都是一片白茫茫的。」她皺著眉，覺得那光線刺眼。

綠林有些欣喜的問：「能見到光？」

「嗯，這算是最好的消息了，至少她對光是有反應的，」醫生一頓，「不過最多也僅止於此了，我想隨著恢復的狀況，她應該能見到極模糊的影子，而且要站在她眼前十公分以內才行，剩下的就是感受強光與黑暗而已。」

「至少比全黑的好。」綠林是真心這麼認為。

坐在輪椅上的閻蘿沒吭聲，這樣子與黑暗又有什麼差別呢？她就算睜開眼睛，也只看得到一片霧白，剛剛手電筒的光就是驟然的強光，牆邊那個突然移動的影子似乎是綠林哥哥。

等等，綠林哥哥距離她超過十公分以上吧，她怎麼看得見，就近的醫生卻完全看不到？

不管怎樣，總之似乎對分辨位置有點幫助，這樣的確是比全黑要好的多。

「還是要小心照顧，身上其他的傷也都在痊癒中，至於燒傷的部分……等其餘的傷口全好後，我們再來研究植皮。」醫生輕輕按著閻蘿的左臉頰，「感覺怎樣？」

「癢。」她略微皺眉，「需要植皮嗎？反正我看不見我的樣子，萬一很嚇人也看不見別人瞧我的目光，何必多此一舉呢？」

醫生略微詫異的看著眼前的女孩，並不是在反諷，口吻稀鬆平常，她是認真的嗎？這個女孩數月前被一場爆炸所傷，直接造成傷害的是因爆炸而彈飛的物品，她當初送到醫院時，身上有數個穿刺傷，還有一片擔架碎片插在大腿上，臉頰被石子或噴飛的物品掃過而皮開肉綻，所幸當時有整型醫生共同會診，在急救時就做了妥善處理。

臉上的其餘傷口都會在以後慢慢淡化，穿刺傷並沒有傷及內臟或大血管，縫合後也無大礙，唯一要進行後續處理的便是左臉頰這道巴掌大的疤，還有無力可回天的失明雙目。

醫生不安的瞄向站在前方的男子，尋求一個暗示。

「有機會的話弄漂亮一點也好，因為並不是多大的工程，當時急救時就已經處理得不錯。」綠林說得輕描淡寫，「做人不能太自私，妳看不見，我看得見啊！」

「先生？」醫生不可思議的阻止綠林，這樣對病患說話真的好嗎？

「你也太外貌協會了吧？」閻蘿倒是不在意，「我只不喜歡摸起來粗粗的而已。」

「誰不外貌協會啊，講什麼內在最重要、外表不重要都是謊話，人類是感官動物，第一眼看到的就外表。」綠林挑高了眉，卻是對著醫生說的，「醫生，我們家閻蘿心如明鏡，跟她不必虛偽或是講好聽話，她什麼都很清楚。」

「我不在乎，你們在意的話就隨便吧。」閻蘿聳聳肩，倒是真沒有什麼傷心情緒。醫生有些戰戰兢兢，一般遭受巨變的人心理上總會有創傷，更別說女孩年紀尚輕，原本該有漂亮的臉蛋、享受豐富多彩的大學生活，卻一夕變色，如何能這般泰然？

「時乍呢？我覺得好安靜喔。」說好要一起來回診，但從綠林哥哥推她到診間為止，都沒聽見吵人的聲音。

「他掛號比較前面，先去看診了，說等等在樓下會合。」綠林有些不悅，「不是都幫妳裝語音系統了，自己傳訊或打電話問啊，幹麼老叫我當傳聲筒。」

醫生心臟瞬間又覺得遭受到重擊，這男人說的每一句話對創傷者而言都是忌諱啊……如果那女孩真是創傷者的話。

「誰叫你們要讓他們來！」閻蘿冷哼一聲，「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們幾個在打什麼算盤。」

「喔？」靠著牆的綠林勾起一抹笑，閻蘿不用看都可以感受得到他那奸詐模樣。「呃，好了，等等再去讓高醫生看一下臉頰的傷口。」醫生交代著，還是得要整型醫生的會診。

「謝謝醫生。」閻蘿禮貌的頷首，綠林即刻上前要幫她推輪椅。

「等等，」醫生突然拉住了閻蘿的輪椅把手，「發生這種意外不是大家所願意的，妳會難過會痛苦亦是必然，因為妳一直拒絕身心科的會診……」

「我不需要那種東西。」閻蘿皺緊眉心，「難過痛苦是必然的，但是時光不會倒流，我的眼睛也不會好，這些我很清楚，反正我不會好，也已經很慘了，還要為這種事去看心理醫生，我覺得這更慘。」

醫生用力的深呼吸，神情凝重的看向綠林，「她……」

「就說她沒事，讓她自己消化就好，其他冠冕堂皇的話就不必了，我們家閻蘿最不需要這種關懷方式。」綠林跟著嘆口氣，「你讓她去看心理醫生，我怕會是折磨心理醫生。」

醫生和跟診護理師均困惑的望著這名奇葩病患，但也不知道能說什麼，他們不是身心科，很難判定閻蘿是假開朗還是真的無所謂……不，她也不是樂觀系，就是一種「反正就這樣了，說這麼多幹麼」的態度。

綠林禮貌的跟醫生道別，護理師拿著另一張單子給他，交代要去找整型醫生後，他們便離開了診間。

閻蘿知道自己身上臉上還有多處傷疤，但她沒有喬裝或遮掩，反正她看不見別人的目光，如果聽見大家批評她也不在意，因為這就是她。

「你們是不是在鼓勵初一跟時仵把自己當掉？」閻蘿繃著臉突然開口，口吻異常嚴肅。

綠林略挑眉，早說了這種事不可能瞞得過老大，他隨之輕笑，「那是冰山跟烈火在搞鬼，我沒插手……妳知道我的……」

「拜託你插一下手吧，你不插手就是在默許他們亂來！」閻蘿哪會不知道他什麼德行，「我一點都不希望，他們任何一個人為了我把自己當給當鋪。」

「嗯……妳知道我們交換當鋪的原則，值錢的東西有人當，我們就收。」綠林說得雲淡風輕，「不過我們也不會逼他們。」

「綠林哥哥！」閻蘿氣呼呼的回首嚷嚷，可恨她什麼都瞧不見。

先不說別的，「交換當鋪」有別於一般當鋪，生意遍及三界，無論有形物或是無形物，小到一只耳環，大到一份友誼，只要值錢都能當，而且對象不限人類，人鬼妖魔精怪的生意全都做。

這樣的當鋪在普通人眼中已是特例，初一跟時仵勢必對此好奇萬分，好奇之餘再加上對她莫名其妙的愧疚心，只要誰在旁邊洗腦外加推波助瀾，讓他們知道「人」也能當，甚至引導成是一種贖罪，那還得了？

她跟初一時仵認識的確不深，但是一個執著理智，一個熱情重情義，怎麼想都有可能做出這種事，最重要的是——他們怎麼敵得過當鋪這幾隻老狐狸的心理戰啦！

搞不好他們還場外插賭，賭看誰能拿下他們的訂單咧。

「我會跟他們說清楚，拜託，這不是他們的錯，沒必要讓他們當掉自己。」閻蘿絞著雙手，心浮氣躁又有些不安，「我……」

「閻蘿！」愉快的叫喚聲自後方傳來，伴隨著歡快的步伐，「妳來了啊。」唉，閻蘿止住話語，這聲音聽起來這麼開心，好像醫院是遊樂場似的。

「你傷口如何？」她淡淡的問。

「還不錯，但還不到拆線時間。」時仵有點惋惜，「一直裹著很麻煩。」

「你再亂動，一直裂開，傷口便好不了，就得永遠裹著。」磁性般的嗓音傳來，閻蘿略帶輕笑。

時仵回身，尷尬的瞪著眼，「為什麼高醫生跑下來了？」

「我常跑下來啊，不然那天急診你怎麼會第一時間見到我？」高醫生一邊說，一邊來到閻蘿的面前，「閻蘿等等跟我有約是嗎？」

閻蘿悄悄倒抽一口氣，感受到頰上的溫暖，沒想到高醫生記得她的名字。

「喂，你為什麼亂摸閻蘿！」時仵不爽的抱怨，「可以這樣隨便摸的嗎？」

「時、仵。」閻蘿沒好氣的嚷著，他在亂什麼。

「我是她的主治醫生之一，你說呢？」高聿丞站直身子，狐疑挑眉，「話說回來，你也認識閻蘿啊？」

閻蘿抓準時機開口，「時仵的傷是高醫生負責的嗎？只是劃傷也要用到整型醫生？」

她的語氣超不客氣，頭還明確的轉向時仵，只差沒說出：看不出來你這麼愛漂亮！

「我不知道他是整型醫生，那天我被推進來後就跟砧板上的肉一樣好嗎。」時仵大聲喊冤，「我那時痛死了，誰能醫好我都隨便啦。」

「你人品好，遇上了我到樓下聊天，順手救了你，要不然你被劃成那樣，也是有點麻煩。」

「很嚴重嗎？」閻蘿有些緊張，她以為就只是皮肉傷，「我聽說是情殺案，而且凶器不是硫酸嗎？」

「力道不大，重點是凶器……刀子非常銳利，很有可能是手術用的刀片。」高聿丞被身後的擔架聲分神，又是一組急診衝入，「輕輕一劃都能使他皮開肉綻，差點連神經都斷了。」

時仵突的一凜，他之前怎麼都不知道這件事！

閻蘿這才感覺事態嚴重，誰讓時仵總是說得輕鬆，還演給她看咧，害她一點都感受不到危機感。

「所以我們可以上去了嗎？」推輪椅先生不耐煩了。

「可以可以，我跟同事拿個重要東西就上去，反正你們也還有十號要等。」高聿丞拍拍時仵，「你呀，小心傷口，絕對不能拉扯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時仵非常聽話，他可不想感染截肢什麼的，那多可怕。

高聿丞立即轉身，白袍看上去就是能讓人產生帥氣逼人的感覺，而且高醫生也真的長得非常像明星，鼻子高挺，五官深刻，超像混血模特兒。

時仵偷偷瞄著閻蘿，這時就會覺得幸好閻蘿看不見，要不然看著這麼帥的醫生那還得了。

「我陪妳上去。」時仵很開心的接過推輪椅大任，綠林自然樂得輕鬆。

「我不知道你傷得這麼嚴重，凶手除了硫酸還帶銳利的刀，那為什麼不是用刀殺死情人？」閻蘿其實沒有仔細查新聞，她一直不太想跟外界有太密切的聯繫。

「他是對情人潑硫酸，但是用刀自刎，慢慢的割開……」時仵打了個寒顫，「我親眼看著他割開喉嚨的，想到就頭皮發麻！」

「既然帶這麼銳利的刀，不是隨便一割就好了？還放慢是怎麼回事？」綠林冷冷的說：「果真是M傾向，那何不自己倒硫酸？」

「說不定硫酸都拿去倒在情人身上了，他那時還邊笑邊割耶，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好笑的，只因為女友要分手就先殺人再自殺，唉。」時仵為閻蘿按下電梯，「連帶陪女生去談判的朋友也被毀容，多倒楣。」

「啊，所以高醫生那時才會在急診室吧？」閻蘿猜著，所謂剛好下樓聊天只是打趣而已，是真的需要他才會在急診室，「不過硫酸毀容應該很難醫治就是了。」

「有時還不如走了的好。」時仵彎腰，在閻蘿耳邊低語，「我看過那個腐蝕畫面，很可怕的。」

是啊，硫酸毀容極其殘忍，不僅要承受巨大疼痛，萬一存活下來，未來的人生也十分困難，比她的盲眼辛苦多了。

「我想吃冰，綜合的。」閻蘿突然開口，「綠林哥哥，請你幫我……」

「我去！」電梯門都打開了，時仵一溜煙的即刻衝走。

綠林錯愕的看著奔離的時仵，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發生什麼事了。

唉唷，看看他們家閻蘿，真是無形中就擄獲了人心呢。

電梯裡的人讓開一個位子，好讓綠林推著輪椅進去。

「嘖嘖——」綠林忍不住出聲。

「閉嘴啦。」不讓他把話說完，閻蘿尷尬的打斷，想也知道他要講什麼，鐵定是要調侃她人緣真好，有騎士無微不至巴拉巴拉。

失明之後總讓她覺得時間變慢長……尤其是現在，好不容易到了七樓，電梯門一敞開，空氣中便傳來了淡淡且熟悉的香氣。

咦？閻蘿看著該是白茫茫的前方，在這模糊的白光中，有一道藍色的微光在右手邊，像是無數迷你光點或是螢火蟲一般，隨著輪椅往前推越來越清晰，藍色的光點也逐漸擴散成光暈，顏色變得非常清楚，那是一種罕見的藍，介於水藍色與寶藍之間。

走廊右前方那兒，有一個全身散發著藍光的人形站在那裡。

她認識的人之中，只有一個人有這種色澤，她常說這是非常罕見的有價之物，雖然她至今還沒有找到那個人身上到底哪個特質值這麼多錢。

「辜哥哥。」閻蘿脫口而出，伴隨著伸出的右手，直接抓住了那隻藍色的手。

辜太宇震驚的看著自己被握住的手，綠林也戛然止步，然後他們一起詫異的看向閻蘿。

剛剛電梯門一開，辜太宇就向綠林示意不要作聲，他只是抽空來看閻蘿一眼而已，但是為什麼她不但知道他在這裡，還能準確地知道位置？

「閻蘿？」

閻蘿緊緊握住辜太宇的手，在她的世界裡，確實「看見了」一個由藍色光點組成的人！

第二章 鬼鬧的病房

小心翼翼的拿著綜合冰淇淋，時仵跨大步從地下室的餐廳回到一樓，原本打算一路衝到七樓的，但樓梯平台那兒的低吼卻讓他停下腳步。

「她外遇，我還得付她贍養費？」

喔喔，時仵好奇的張望，在通往急診室的門外站著兩個西裝筆挺的男人，一個看上去相當嚴肅且較為年輕，另一個是中年大叔。

「吳先生，要打官司不是不行，但是你今天動手了，我們就是理虧。」黑西裝的男人說話時語氣沒什麼起伏，「最好最快的方式，就是跟她談贍養費的條件，大家好聚好散。」

「我跟她沒什麼好聚好散，她跟那個小白臉都得付出代價！」男人氣得臉都漲紅了，「反正我的要求是一毛都不給，她還得把我給她的東西都給我吐出來。」

「瞭解。」男人頷首，不發表任何意見。

中年大叔氣急敗壞的扭頭便走，緊接著急診室的門推開，走出看似閒散的高聿丞……啊咧？時仵愣在原地，高醫生還在這裡呀？

「唷，裡面那個急診的是你客人啊？」高聿丞笑著拍拍男人的肩。

邱朝翰露出不耐煩的神色，朝自個兒左肩瞥了眼，嫌隙般的拍了拍，「我客人是現在正要右轉那位先生。」

「喔……很嗆喔，我看裡面那個被打得不輕。」高聿丞手上拿著兩包餅乾，「來，給你一包紓壓，這超好吃的。」

邱朝翰擰起眉，看著在自己眼前的餅乾，並沒有很想接過的樣子，但高聿丞根本沒理他，直接把餅乾往他西裝口袋上就是一塞。

「喂！」他不爽的嚷著。

「好啦，板著一張臉可惜了那長相，明天晚上別忘了啊。」高聿丞逕自往前走，大幅度的左擺右晃手臂，轉進了樓梯間，就這樣跟站在那兒偷看的時仵面面相覩。

「你不是去拿重要的東西？」時仵看著他手裡晃著的餅乾。

「對。」高聿丞很認真的舉起餅乾，「重要的東西。」

時仵眼神死，他特地從七樓跑下來到急診室去，讓病患在診間外面等待，就為了拿一包餅乾……兩包，剛剛還大方給了另一個人。

「倒是你，再拖下去冰就要融了。」高聿丞指指他手上那邊緣開始融化的冰淇淋。時仵驚覺大事不妙，三步併作兩步往上衝。

「賤。」

「什麼？」時仵不解的回頭，但他身後沒有人。

停下來在原地轉了一圈，靠，這截樓梯上沒人啊，可是剛剛明明有人在他耳邊說話……攀著扶手往下望，高醫生還在那邊悠哉悠哉的上樓。

時仵有點不安，因為那聲音太明顯了，幾乎就在他右後方開口。

「別亂想。」他用力搓了搓一頭短髮，趕緊把冰淇淋拿給閻蘿比較重要。

一路上上了七樓，驚訝的發現居然有不速之客，他綻開笑容，愉快的奔向高聿丞的診間方向。

「辜警官，你怎麼來了？該不會是為了我的案子吧？」

聽見時仵的聲音，閻蘿立刻側首，希望能看出什麼，但眼前依然是白茫茫一片，並沒有像辜太宇那樣的藍色光點人。

感覺到手被輕觸，甜筒塞進手心裡時，閻蘿難掩失望。

「為了你來？小朋友，我很少負責人類的案子，而且活人更少。」辜太宇搖了搖頭，「我要是真為了你的案子，你就該哭了。」

對厚！時仵搔搔頭，這個辜太宇是特殊組的警官，專門處理「非科學可以解釋」的案件，他目擊到的是情殺案，人類殺人類，的確沒有什麼非科學的部分。

「高醫生！」護理師氣急敗壞的聲音傳來，聽起來絕對不爽。

姍姍來遲的高聿丞這才從樓梯間步出，「來了來了。」

閻蘿咬了一口冰，聽見聲音轉過去，期待能看出什麼不一樣，結果依然令人失望。

「閻蘿？」綠林試探的問。

她搖搖頭，意思是不要問她也不想說。

「好了，我就是來看一下閻蘿的狀況，精神還不錯嘛。」辜太宇其實難掩擔憂，

「我以為她會關在家裡萎靡不振或成天哭泣，然後汎性的打罵你們出氣之類的。」

「唉……」綠林莫名其妙重重嘆了一口氣。

時仵跟著認真的在那邊「嗯」長音，其實好像也差不多，閻蘿確實會罵他們，不過這已經是幾個月前的事。

「喂！客氣點！」閻蘿當然知道後面兩個在做什麼效果，「哭當然有，萎靡不振也沒什麼用，瞎了就是瞎了，又不是扒個狂就會好，浪費氣力的事不要做。」

「對對對，我認識的閻蘿小妹妹的確是這樣。」辜太宇蹲了下來，難得帶著點寵溺的看著眼前的女孩。

他不知道，現在在閻蘿面前，他就是世界上唯一的顏色，一個由藍色光暈聚集而成的人形就蹲在自己跟前，雖然沒有五官瞧不見表情，但她確實知道這就是辜哥哥。

「既然來了，順便問你一件事。」辜太宇拍拍她的大腿，「丟掉的典當物，回收得如何了？」

閻蘿一凜，臉色丕變，直接向後指，「那個不關我的事了，不要叫一個瞎子做這種事情。」

「我們沒有接到這份工作的移交，目前還在閻蘿身上。」綠林回應的更迅速。

閻蘿向後瞪著他，「我就已經——」

「我們可以幫忙找吧？」時仵猛地迸出一句，「我之前就跟初一商量了，上次的事情太可怕了，撿到一條項鍊就死這麼多人，而且都是我們同學飽受折磨的死去，如果再有下次……想到就覺得難過。」

閻蘿繃著神經，她就怕聽見這種話！

「有這麼容易找嗎？」辜太宇不是不相信時仵他們，問題是過去尋找那些典當物

靠的可都是閻蘿的慧眼。

「不一定，我們幾個也找回了不少，大家沒慧眼，但有的是其他的辦法。」綠林驀地俯身，湊在閻蘿耳邊說著，「看有沒有心而已。」

閻蘿用力捏拳，手上的甜桶殼傳來酥脆的悲鳴，喀嚓。

「我是希望快點找全，上次一個連續砍頭折騰死我了，還把閻蘿弄成這樣，元凶還只不過是一條項鍊。」辜太宇不悅的嘆氣，「殺氣真的太重。」

「所以才會放在禁區，我們也知道嚴重性，這件事『交換當鋪』責無旁貸。」綠林口吻變得沉重，「放心好了，我們會處理，至於小偷方面……」

「通緝令遍發三界，只是還卡在最終審核，他們不太相信是人類以外的傢伙幹的好事。」辜太宇兩手一攤，「沒辦法，人界在各界中是最陰險惡毒的，所以精怪那邊都覺得我們在汙衊他們。」

時仵站在一旁默默聽著，這段期間偶爾到「交換當鋪」，聽見八風哥或是牡丹姑姑他們的對話，都深深覺得大家不僅不在一個檔次上，根本不在同一個世界裡吧？

「好了，我走了。」辜太宇瞥了時仵一眼，「手還好吧？」

「還好，小心就好。」時仵感激他的關心。

「看看人界，光一個情殺就多驚人了，直接澆硫酸，人是活下來了，但那樣活下來究竟意義為何？」辜太宇頓了頓，「對了，應該還會有警察再找你，你記得那天割你的刀長怎樣嗎？」

時仵皺眉，「怎麼可能，天色很黑就算了，我是突然被攻擊的耶。」

「嗯嗯，現在狀況有點麻煩……」辜太宇旋即勾起嘴，「幸好我不負責正常的案子。」

「閻蘿？閻蘿？」護理師總算喊了她的名字。

綠林立刻推著她的輪椅轉向，辜太宇轉身就走，時仵一個人待在原地，想跟進去又覺得不太妥，最後只好一個人默默的坐在外頭的候診椅子上。

他今天排休，除了複診外就沒其他事了，希望等等可以陪閻蘿回去「交換當鋪」，事無大小，能幫他就幫。

雖然閻蘿或是牡丹姑姑都說了，她的意外與他和初一沒有關係，但是他閉上眼睛就會想起閻蘿推他進救護車的那瞬間，如果、如果時光能倒流，他希望他能反握住她的手，在那零點一秒將她一起拉進車子裡。

至少，她不會失去那雙引以為傲的「慧眼」。

左手臂隱隱作痛，醫生明明都說恢復狀況良好，但他就是會抽痛，有時甚至疼到彷彿滲入骨髓般難受，挨了這幾刀人卻沒救到，想想真是超不值的。

「骯髒！」

誰！時仵整個人從椅子上跳了起來，驚慌的左顧右盼，兩旁等候的病患不由得用詭異的眼神打量著他，他卻皺著眉不安的在附近梭巡，剛剛那個沙啞的男性聲音，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

他座位左右兩邊可都是女人啊！

越想越不安，時仵心慌的直接跑到診間門口去等閻蘿他們，之前才親眼看見有人活生生被斬下頭顱，他現在對阿飄們可是超級心懷敬意，尤其殺掉他許多同學的主謀之一還只是當年瑪麗王后的一縷執念，光是思想就能化身成實體痛下殺手，要是遇到真正的阿飄，那該多可怕！

這次他提高警覺，留意著四周可能的聲響，但直到診間門開，都沒有再出現任何異樣。

「下次看診時再做決定吧，不過閻蘿要快點來復健了，妳幾個月都沒動腳才會無力，再不動是不行的喔。」房門微啟，高聿丞的聲音傳出來，「妳不覺得不能走路很麻煩嗎？」

「我覺得瞎掉比較麻煩。」閻蘿隨口應著，人一被推出來就瞧見時仵，「你幹麼站在這裡嚇人？」

「沒有啦，我是一—」時仵突的頓住，連帶推著輪椅的綠林都停下了，「妳怎麼知道我在這裡？」

「咦？」閻蘿一怔，看向時仵的方向。

白茫茫中有一個深色的人影，紅黑相交，顏色很淡，可切實是一個極模糊的人形站在她的右手邊。

「妳是不是看得見『什麼』了？」綠林壓低聲音，從剛剛她直接抓住辜太宇的手，到現在一秒辨認出時仵，都不可能是瞎眼的狀態。

閻蘿緊握著輪椅的扶手，心跳變得很快，「帶我回去，快點！」

「閻蘿？」時仵嚇到了，「我不問就是了，妳別不高興啊，我還想問你要不要去轉轉的。」

「我不要！你也不要跟來！」閻蘿神情變得十分難看，「快點帶我回家！」

時仵失落的看著綠林和閻蘿遠去，前者還回頭朝他示意不要跟來，閻蘿現在情緒起伏很大，最好不要來吵她。

可是時仵好想喊，他期待了好幾天，為的就是希望今天可以趁閻蘿出門帶她去晃晃，一起吃東西一起聊天都好，而且今天天氣這麼好，閻蘿應該也好久沒有曬太陽了吧？

可惡！都是他多什麼嘴，為什麼要問她怎麼看得……呃，不對啊，他跑到電梯前，看著綠林瞭然的將輪椅轉正，好讓他再多看一眼閻蘿。

他還是想問，閻蘿為什麼看得到他站在那裡？

隨著電梯門緩緩關起，閻蘿感受得到淺淺的黑色人影在不遠處看著她，那勢必是時仵，只是上次爆炸前她看到的光澤是什麼？她竟然已經不記—

在電梯門完全闔上的一剎那，一抹紅光清楚的在眼前一閃而逝。

「啊—」閻蘿驚地在電梯裡大吼，一隻手用力拍上了電梯門。

剛剛那是什麼？掌心撐著太陽穴，她的頭好痛……天哪，為什麼她眼裡會出現刺眼的紅光？

「閻蘿？閻蘿妳怎麼了？喂！」綠林焦急的拍著她，她頭都快垂到膝上了，「閻蘿！」

嗶——嗶——嗶——

規律的聲音來自各個房間，有的房間裡備有監測儀器，有的則只有慢速的點滴，緩慢的滴滴落下。

晚上十點，充斥著消毒藥水味的醫院裡，除了護理站之外幾乎是一片寂靜，人在醫院時都會有最正常的作息，患病期間也難熬夜。

女人攏了攏長髮，攬鏡自照，仔細看著自己臉上的瘀傷，幸好這種傷不會造成疤痕，但是也足夠告那混帳了。

按下語音鈕，女人甜滋滋的說著，「親愛的，晚安。」

沒幾秒，對方也發送了訊息回來：寶貝晚安，妳要好好養傷喔！

嘻，這點傷算得了什麼？只不過是用來增加籌碼的手段，若非激怒他動手，她又怎麼能打這場離婚官司？

程麗姍窩進了被子裡，當初嫁給老頭時或許有幾分真心，但是隨著歲月過去，看他在外面拈花惹草，還有日漸老去的模樣，想起自己青春正盛，何必陪這個老頭浪費一輩子，離婚拿一筆可觀的贍養費，逍遙的過自己的人生豈不妙哉？

再說她喜歡現在的情人，溫柔又體貼，是個值得託付的男人。

揚著淺笑，她側身伸長了手，將燈關上。

啪，燈光暗去，一個人影驀地站在門旁。

程麗姍嚇得驚坐而起，立即重新開燈，可隨著燈光驟亮，門邊卻沒有任何身影。

「怎麼回事？剛剛明明有個影子……」揉揉雙眼，她的病床靠牆，轉向右邊就對上門，遲疑幾秒，她決定把簾子拉上，省得自己在那邊疑神疑鬼。

唰的拉上簾子，重新關燈，在暗去的瞬間，驚見簾子外的高大人影！

「呀！」她這次可是真的叫出聲了，手還沒離開電燈開關，於是立即打開。

第一時間低頭往地板看去，簾未及地，如果有人鐵定看得見，她繃緊神經掃視地板一圈，沒有腳。

程麗姍戰戰兢兢的拉開簾子，單人病房裡除了她之外空無一人。

意識到自己的手不住的在發抖，程麗姍這才發現她的背都濕了，剛剛簾外的影子真的很清楚，是個非常高大的人，頭頂尖尖的，像戴著帽兜……嗯，更尖一點。探身半坐起，她屏氣凝神的關掉電燈開關，這一次沒有任何眼花或是雜影，剛剛那簾外或是門邊疑似人影的跡象都沒有了。

再度打開燈，這情況沒有讓女人放心，反而令她更加不安。

如果之前看見的是雜影，或是什麼東西反射的影子，照理說不管關幾次燈都應該還在，剛剛她看得真切，並非眼花，可是該存在的東西現在卻突然不見，不就好像……好像那玩意兒離開了似的？

「欸，想這個幹麼！」程麗姍抖著身子。

人就是這麼奇怪，不在意什麼事都沒有，一想到就會拚了命的往恐怖的地方想，而且這想法還會生根般不停在腦子裡迴盪。

程麗姍嘆口氣，甩著頭讓自己早些睡，伸手再摸向電燈開關時卻頓了下。

「不關了。」她往下挪了挪身子，回到被窩裡，拉起被子就朝肩上蓋，索性開著燈睡，大不了埋進被子裡。

只是想法一旦開始便難去除，她惴惴不安的頻頻往門口瞧，但再怎麼看也只有一段小甬道，單調的門，還有門上的小方格玻璃窗，心跳不斷加速，她完全無法入睡，不知道為什麼連呼吸都跟著急促起來。

啪！刻意亮著的燈陡然暗去。

程麗姍驚訝的跳開眼皮，望著天花板上的日光燈，為什麼燈會暗掉？千萬不要告訴她，日光燈這麼剛好在這時候壞掉！

她又要起身試著扳動開關時，卻看見了門外的身影。

有個人站在病房門口，身高恰好顯現在那玻璃窗上，是個女人，頭髮有些凌散，耳鬢戴著一大朵非常不合時宜的花夾。

誰？程麗姍緊繃著神經，她可沒有訪客，是路過的其他家屬嗎？

才在想著，那女人竟推開了她的病房門。

「喂！」有沒有搞錯，怎麼可以就這樣進來，「妳……」

她赫然發現自己說不出話，即便努力的想喊些什麼，卻只有微弱的咿咿唔唔聲，她眼睜睜看著陌生的女人光明正大的進入她的病房……首先看到的不是鞋子，而是詭異的長裙，還是蓬蓬裙。

程麗姍目瞪口呆地看著進來的女人，她身著中世紀歐洲電影裡才會有的蕾絲蓬裙，燈光昏暗，但也能瞧見她挽起的頭髮跟誇張的髮飾，完全像跑錯棚的人。

妳是誰？她好想問，卻只能痛苦的壓著喉嚨，怎麼都發不出聲音。

門前的女人緩緩轉過身，臉型相當瘦削，正用悲哀的眼神望著她，朝著她伸長手，張大了嘴似要說些什麼。

但是，突然裂開的喉頭讓她叫不出聲，像是有把無形的刀瞬間切開了女人的喉嚨，鮮血就這樣噴了出來！

哇呀——程麗姍嚇得驚叫，雖然叫不出聲，但依然是卯足了勁狂喊，她抓著被子，整個人僵住，這是在演什麼！

被切開喉嚨的女人沒有停止移動，她踉踉蹌蹌的朝程麗姍走來，蕾絲蓬裙裡隨著步伐落下一灘又一灘的鮮血，然後是啪嗒一聲，程麗姍發誓她見到像腸子的東西從胯下掉出來了！

走開走開！程麗姍慌亂的向後退著要下床，腳還沒伸出床緣，卻踢到了冰冷的東西，她驚恐回身，在她身後、同一張病床上，居然躺著另外一個不同時代的女人！那女人躺在她的枕上抽搐著，鮮血從被切開的喉嚨泉湧而出，染紅了她的床單，瞪大著眼看向她，開闔的嘴裡溢出更多的鮮血，朝上伸出的手意義不明，但足以嚇得程麗姍魂飛魄散了。

這醫院有鬼！

驚恐到極點也無法出聲的程麗姍跌下了床，卻立刻觸及了一大灘血，剛剛從門口進來的女人已經倒在地上，距離這麼近，她清楚看見她的腹腔整個被切開了。

連站都站不起來，程麗姍哭著轉身往門口爬，她要出去，她要換病房，不……她要換醫院！

「Run……」左前方的廁所裡突然傳出了不該有的聲音，紅色的鮮血涔涔漫流而出，像淹水一樣朝著程麗姍漫過來。

這究竟是什麼情況啊！

她驚慌地往後挪，才後退兩步，後面躺著的女人就抓住了她的腳。

程麗姍再如何拚命卻一個字都喊不出來，她不敢回頭不敢起身，也不知道能去哪裡，她的房間全部都是鬼！

鏘！金屬聲驟地傳來，讓程麗姍打了個寒顫，這又是什麼？

沉重的腳步聲突然響起，而且距離近到幾乎就在她身後，她房裡到底有多少人？

程麗姍身子一轉，只見一雙鑲著金屬片的靴子憑空出現在視線裡，下一瞬，男人粗暴的一把抓起她並丟向病床。

驚恐的瞪圓雙眼，是剛剛在簾外的人！她確實沒有看錯，只是男人不是穿著有帽的外套，而是穿著斗篷外套，那尖頭便是斗篷的寬尖帽簷。

「唔唔唔……」程麗姍拚命掙扎著，她的身邊還躺著那個已經嘔氣的割喉女人。男人伸手一撥，那女人直接翻下床去，她卻沒聽見任何落地聲，男人氣力異常的大，摶著她的嘴向下壓，她頓時覺得臉骨都快裂開了，緊接著他左膝蹬上床，用全身的氣力壓住了她，疼得她雙手亂揮，想掰開嘴上的手。

「骯髒。」男人沉聲開口。

即使他就在她的正上方，程麗姍也無法看清他的樣貌，因為他戴著口罩，鼻子以下都被遮去，只留下一雙看上去極其冰冷的眼睛。

「唔唔……」她想搖頭卻做不到，頭被壓在枕頭上動彈不得。

「妳這不知足的女人竟敢背著丈夫亂來，應該要贖罪。」男人右手伸出，一柄細長的刀子反射著日光燈。

「唔——」程麗姍看著那柄刀，瘋狂的開始扭動身子，想要把自己摔下床。

太扯了！這個人是誰？那些女人又是誰？是在這裡原本的阿飄嗎？對不起，她只是住院，不想冒犯任何人的！

劇烈的刺痛從腹部傳來 程麗姍痛得曲起雙腳，感覺到男人將刀子朝她腹部刺入，扣除被壓制住的頭顱，她下半身整個弓起，試圖用膝蓋攻擊男人。

冰冷的眼望著她，男人開始移動刀子，她的皮膚極其白皙，刀子切開皮膚時滲出的紅色血珠，襯在她的牛奶皮膚上甚是好看。

「唔唔——」程麗姍汗流浹背，痛不欲生，這個男人正在剖開她的肚子啊啊啊！

「要洗淨一切罪惡，唯有重生。」男人突然用力將刀刃疾速向右劃開，程麗姍一口氣都要上不來了。

好痛……救命！她轉向右方看著門上的透明小窗，拜託誰快點來看一下，來看看她！

就是這一眼，讓她看到從病房到門口的地上竟塞滿了被開膛剖肚的女人們，她們的頭同時轉向，毫無生氣的雙眼就這樣看著她。

「唔——」又一刀猛然刺進胸部，她再度劇烈掙扎。

「骯髒的人有著骯髒的臟器，汙染著妳的身與心。」男人驀地湊近，染滿血的刀在程麗姍眼前晃動著，「這是必經的淨化。」

不不不——

「九二二房沒有異狀……」極輕的足音在走廊上小心的走著，「九二三……」個子嬌小的護理師踮起腳尖，從門上的窗格往裡望，患者平靜的躺在病床上，看起來沒什麼事，不過還是得進去看一下狀況。

護理師一推開門，看見的卻是滿地鮮血。

九、九二三的患者不是只有皮外傷跟輕微腦震盪嗎？

「哇——」

提著兩袋沉重的食材進入電梯，高聿丞扭扭頸子，最近老覺得肩頸酸痛，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刀太久了。

「等等——」一道女聲傳來。

高聿丞沒手按鈕，只好伸出長腿抵住門，電梯門及時開啟，外頭站著的是令人無法不多看幾眼的妹子。

「謝謝！」女孩瞧見他，明顯亮了雙眼，露出嬌美的笑容。

她真的非常辣，穿著運動內衣露出豐滿胸誘，外頭罩著一件薄到透膚的外套，或許因為剛運動完滿頭大汗，所以根本沒拉拉鍊，露出那無一絲贅肉的小蠻腰。運動褲將豐臀與長腿裹得緊實，曲線畢露，加上漂亮的臉龐，她的慢跑路線上後面鐵定跟了一群永遠跑不快的人。

她伸手按向按鈕時笑了出聲，回眸朝他看了一眼，「幾樓？」

「嘎！」高聿丞這才發現他根本忘了按下樓層，「二十七，謝謝。」

無奈的舉起雙手上沉重的袋子，一定是這些東西太重，讓他完全忘了按樓層這件事。

按下十，女孩像是想到什麼，「二十七樓……你是那個醫生？」

「嗯？」高聿丞點點頭，瞄到她按著十樓，「抱歉，妳是？」

「我不住這兒，是我男友住這裡，他常說這棟住了很多厲害人物，二十七樓還有個年輕厲害的醫生。」她摘下耳機，「我叫 Angel。」

「呃……」他真的沒手，「高聿丞。」

「高醫生，哪一科的啊？」

「整形外科。」

「哇喔！」這兩個字讓女孩雙眼閃閃發光，「整形耶，幫助人實現夢想的行業！」高聿丞忍不住笑了起來，「這說法好，動聽。」

「我也希望自己嘴唇可以再厚一些。」她性感的噘起唇，「嘆，晚上吃大餐啊，高醫生的老婆真幸福。」

「還沒人有那個福氣，這是男人之夜。」他露出悲苦的滑稽表情，「今天輪到我

做飯。」

「哈哈，好賢慧喔！」電梯頓了一下，看來女孩的樓層到了，「我男友週五都不在，或許哪天我可以找你搭個伙。」

高聿丞聽得出女孩的弦外之音，揚起意有所指的笑容，「好啊。」

電梯門開啟，女孩婀娜多姿的走了出去，還不忘回頭對他笑笑，馬尾輕甩，不知能撩撥多少人的心弦。

電梯門關上後，高聿丞逕自在裡頭哇了聲，有夠辣，看上去二十出頭，但濃妝顯得過於成熟，實際年齡應該更小，說不定才十八咧。

拎著菜回到寬敞舒適的家裡，高聿丞便開始張羅晚餐，接下來的一小時內陸續來了男士之夜的客人們，幸好還有人幫忙，要不然他一個人可忙不過來。

「來，敬哥兒們！」男士們高舉杯子，鏗鏘擊杯。

一桌的佳餚，高聿丞擅作法式料理，今晚自然是法國餐，杯中紅酒搖曳，紅寶石的色澤隔外清透。

「教授怎麼還沒到？我們幾個裡面最清閒的不是他嗎？」邱朝翰看著對面空著的椅子。

「兼課呢，可能又是被學生耽誤了吧，還是什麼會議？」張仲瑞稀鬆平常的分著生菜，「不過今天是固定聚會，他應該早有安排，豈有比我這個急診室更忙的道理？」

「要看耽誤他的是什麼『學生』吧？」高聿丞打趣的挑高了眉，在場男士紛紛交換瞭然神色，齊齊嘍了聲。

「要真有女人就難過來了吧？」張仲瑞嘆了口氣，「總是麻煩。」

「但沒有女人很無趣的。」高聿丞想起了電梯裡的女孩，「我剛才上樓時，在十樓遇到一個妹，絕對性感，直接暗示我他男友每週五都不在，還說可以來我家搭個伙。」

「哇塞，第一次見面嗎？」對面的張仲瑞錯愕非常。

「第一次，至少我今天才認得她。」高聿丞聳了聳肩，以前可能是不夠辣看不見。

「現在妹子真是越來越直接了。」邱朝翰伸手，「黑胡椒。」

高聿丞自左邊遞了黑胡椒給他，電鈴同時響起，他趕緊起身，迎接最後一位朋友。

「來了來了。」

每週一次，一群男士的難得聚會，拚了命也要排假出來，這樣才能享受一場不醉不歸的饗宴。

「老蔡，蔡教授彥邦，是被什麼學生耽誤了嗎？」張仲瑞假裝嬌媚，「教授，我這題不會……」

剛進門的男人翻個白眼，脫下灰色的西裝外套，朝門後一掛，「想像力真豐富，你當醫生太浪費了吧？」

「快來吃吧，沙拉都涼了。」邱朝翰非常認真的招呼。

「謝謝你喔，沙拉剛好就是涼的，我還冰鎮過咧！」高聿丞沒好氣的回到桌邊，為遲來的蔡彥邦斟酒，「說真的，怎麼這麼晚？」

「無趣的會議曠日費時還沒結論，開會真的是非常無聊的事。」蔡彥邦嘆了口氣，一坐下就先舉杯，「敬哥兒們——」

桌上三個男士嘆笑一笑，「敬過了啦！你這遲到的傢伙！」

眾人說說笑笑，把酒言歡，張仲瑞打趣的說著高聿丞的電梯豔遇，蔡彥邦也是讚嘆女孩真直接，但沒有人對這樣的主動感到奇怪，因為他們個個都是「身經百戰」的男人們。

高聿丞走在醫院甬道上活像在演偶像劇，幽默風趣，顏值上乘，門診病患永遠滿號，還是護理師們爭相送禮的對象，待人又貼心，邱朝翰都說他是中央空調，對每個人都暖，但是撲上來的女人仍如過江之鯽，希望自己最後會成為唯一被暖的那個。

同在一間醫院，急診室的張仲瑞則是另外一種典型，說話有時一陣見血的毒辣，但也不失風趣，喜歡挖苦人，長得還行，至少具有個人特色，看上去就是菁英分子模樣，人緣也不差。

邱朝翰呢，律師一枚，學生時代就是他們之中最聰明的天才，金邊眼鏡嚴肅外貌，總是板著一張臉，但卻給人一種冷傲迷人的感覺，也是個異性磁鐵，身邊女人總是不缺，不過現在是他們之間唯一死會的人。

最溫文儒雅的蔡彥邦就更別說了，大學教授，斯文有禮，好好先生，對誰都難以拒絕，光那和煦的笑容就不知道能迷倒多少人了。

他們四個可以稱為社會菁英，所謂高富帥的代表，卻也還是每週五盡可能的聚會，來這兒渡過男士之夜——單身狗的男士之夜。

「話說回來，高聿丞上次那個女友很正啊，不是你們院裡的嗎？」蔡彥邦想起之前吃飯時，有個美麗女人曾經與他們一起吃，張仲瑞還不太高興呢。

「雅竹嗎？她是分院過來見習時認識的，人是漂亮，也很正，就是談吐俗了點，也太貪了。」高聿丞冷笑一聲。

「這還真是我們身邊女人的共同特色之一。」張仲瑞算是有感而發，「有時我都不知道她們是喜歡我們還是我們的錢，她後來不是劈腿一個更有錢的病患？」

高聿丞嘆口氣，「所以才說她貪。」

蔡彥邦微微一笑，「她們都愛，愛地位、愛名氣、愛錢，誰叫你們個個都有人人稱羨的工作，長得又不差。」

「你們咧，少把自己撇得乾淨，我記得你有一任女友才剛同居就跟你要車子的？」張仲瑞打趣的笑看蔡彥邦。

蔡彥邦想了幾秒才記得是哪一個，只能無奈，「我家有錢又不是我能選的。」

「唷，委屈了呢！」高聿丞噴出聲，「你可以挑一下啊。」

「天曉得我沒挑！挑到最後結果是什麼？」蔡彥邦笑得悲傷，「以為找到生命中的那個女人，結果她還是跟別的男人外遇，女兒被帶走我還得付贍養費。」

「我就說要抓她外遇的證據，是你不願意的。」邱朝翰立即板起臉來，「否則我一定可以——」

「好了，我只是不想糾纏，就讓她走吧。」蔡彥邦舉起杯，「喝酒喝酒！」

大家趕緊扯開話題，蔡彥邦是他們之中唯一結婚又離婚的，那段時間大家都陪在他身邊，深知老蔡心裡的痛。

蔡彥邦說的沒錯，美麗的女人真的很容易吸引他們，就算知道不一定是真心，也總是要試了才知道。

「張仲瑞上一個才嗆，本院的，還急診室。」高聿丞趕緊爆料，「兩個人濃情密意的咧，結果被我看見那個女的跟心臟科的 Mac 在樓梯間熱吻！」

張仲瑞苦了臉，「還提？這件事鬧得還不夠大啊，全醫院都要知道了，託你的福！」

「喂，我只是提醒一下兩位綠帽男士而已好嗎，天曉得胡卉穎會在手術時崩潰。」高聿丞翻了個白眼。

他記得那幾天醫院裡熱鬧極了，每個人都在學那女孩的哭喊：我真的不知道選哪一個！

而當時的張仲瑞卻很鎮靜的回，「不必選，我要止血鉗。」

「幸好她知難而退主動調院，要不然就是我走了。」張仲瑞開始切牛排，「哎呀，這熟度真好啊，老高。」

蔡彥邦看著張仲瑞切下的牛排，真是平整的沒話說，「我說你們兩個……你們用什麼刀切牛排啊？」

聞言，邱朝翰也望向自己手上的刀叉，終於留意到蔡彥邦在說什麼了，大家切牛排都是半切半鋸，可高聿丞跟張仲瑞兩個人的牛排剖面那叫一個順滑，一刀兩半。

「呵……」兩個男人傻笑互視，還異口同聲，「習慣嘛。」

「你們用手術刀切牛排？」邱朝翰皺起眉，「我的天！」

「順手。」張仲瑞說得很認真，「也不是什麼手術刀，就買刀片回來，非管制品網路都買得到。」

「有必要嗎？」蔡彥邦實在覺得很無力。

「順手。」高聿丞重複了張仲瑞的理由，他們英雄所見略同。

四個男人又閒聊了一陣子，談著最近有什麼妹，蔡彥邦就提到了大學生流行的約炮軟體，上網隨便一約，五分鐘內就能出來的例子非常多，完事就掰掰，乾淨俐落。

一說完，桌上三個男士紛紛拿起手機，下載了他剛說的那個軟體。

「拜託現在先別約，今天晚上可是男士之夜。」高聿丞邊載邊說，忍不住踢向右邊的邱朝翰，「我說你一晚上沉默什麼？」

「我本來就不多話。」他無辜了，「我只在需要開口時開口。」

張仲瑞一臉無言，「你這樣很難溝通耶，誰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？好像有某任是這樣哭著對你說的？」

「是啊，朝翰，溝通是很重要的，兩個人交往總是要相互瞭解。」蔡彥邦也跟著語重心長。

「我知道你說哪個，那位明明是炮友。」邱朝翰眉頭皺起，這群傢伙突然當起戀愛導師幹麼？「而且各位，我是死會的人。」

「哎哎哎，對啦，女友在國外深造也可以放閃是怎樣！」張仲瑞噴噴搖頭，「交

往時就爽約過我們男士之夜了，大家記得吧？」

「喔喔喔！」此話一出，舊恨一併湧現，大家都記得邱朝翰曾經有一次因為未婚妻，整整一個月沒出現在男士之夜。

邱朝翰很不想理他們的繼續切牛排，這種證據對他絕對不利的法庭，他做再多辯解都無效，必須趕緊轉移話題，省得他們緊抓著這點不放，真是一次都不能失誤，也就這麼幾次，這些人卻每次提。

吵了半天，蔡彥邦終於問了句人話，「你們說啊，我們幾個都是菁英高富帥，怎麼情路這麼坎坷啊？」

四個男人面面相覷，然後不約而同的拿起酒，一副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之態，舉杯一飲悲苦酒。

「女人太難懂了。」高聿丞有感而發。

「世界上最難懂的就是女人跟青春期了，我覺得以這個為專題研究大腦如何控制，可能可以拿到諾貝爾獎。」蔡彥邦莫名認真。

「我寧願花那個時間在約炮軟體上。」張仲瑞更加誠懇。

這話題一開，加上酒過三巡，蔡彥邦果然開始分享約炮神器，離婚後的他非常擅於此，雖說為人師表但還是有需求，加上他沒有任何社群帳號，所以總會遠離居所到外地去，簡直已經是約炮專家。

張仲瑞打趣的要高聿丞說等等約約看，說不定十樓那個妹就在線上咧。

吃飽後，趁著還清醒，高聿丞趕緊收拾餐具，把碗盤扔進洗碗機後，端出點心，一夥兒人繼續窩到沙發上去喝，話題圍繞在工作與女人之間，他們幾個總是有說不完的話，聊不完的事。

高聿丞分神看著小茶几上的數位相框，很久很久以前，他們其實不只四個人，但隨著歲月流逝，人會成長，會因環境改變，有時也會因為工作或家庭無法再這樣相聚，到最後就剩下他們四個了。

喝到不知年月，所有人都喝茫了沉沉睡去，教授明天沒課，律師沒排行程，兩個醫生也都排休，完全是為了宿醉而準備的假期。

嗶嗶嗶——

刺耳的警笛聲劃破了深夜的寧靜，醉得誇張的張仲瑞跳開眼皮，先是幾秒的迷茫，看著寬大茶几上頭亂倒的酒杯，一桌子的零食與飲料，耳邊傳來的依然是不間斷的嗶嗶聲……

「啊！」原本趴在沙發上的他瞬間清醒，心跳急速狂飆，還因為起身太猛而頭暈，整個人又往前趴上茶几。

打了個嗝，滿滿的酒氣沖天，聞得他又要醉了，隻手撐住沙發，單腳踩地卻差點踩到空酒瓶，酒瓶在地上匡啷匡啷的滾動著，簡直是一片狼籍。張仲瑞甩頭力持清醒，摀著開始發疼的頭，隻腳縮在沙發上，先趕緊找到聲音來源。

「我的天哪！醫院……」張仲瑞回過頭想說什麼，卻發現客廳沙發上有毯子有外套有領帶，卻沒有人，「喂！是都去哪裡了？」

等終於恢復清醒，他下了沙發，隨腳踢走瓶子，踉蹌的朝一旁的主臥室裡去，「醫

院傳來緊急呼叫，我要走了！」

書房的房門半掩，有個人就趴在床角，彷彿死屍一樣手垂掛在床邊，聽見吼聲痛苦地轉醒。

「嗯……好……慢走……」對方語焉不詳地嗯嗯哎哎，讓人根本懶得分辨他是誰。張仲瑞趕緊隨便紮好襯衫，天哪，為什麼他的襯衫釦子不對位，到底是什麼時候脫又什麼時候穿的？

左邊的洗手間傳來沖水聲，門被緩速推開，露出另一張不甚清醒的臉。

「很吵，什麼事？」邱朝翰扶著頭。

「醫院急召，我得快點回去了！」他一邊慌亂穿鞋，一邊拿著手機打電話，「誰幫我叫 Uber！」

邱朝翰左顧右盼，現在就他在旁邊，是要他叫車的意思嗎？他聳聳肩，認命地拿出口袋裡的手機。

被吵起來的蔡彥邦也拖著身子離開書房，唉聲嘆氣的說著沒人聽懂的醉話。

「我張仲瑞，好！我馬上到，對……嗯……」張仲瑞衝去穿鞋，手機那端兵荒馬亂，是女孩高分貝的聲音。

蔡彥邦終於意識到狀況好像很嚴重，他把臉上移位的眼鏡戴好，先到沙發邊仔細察看一地凌亂，「我說，高聿丞呢？」

張仲瑞講著電話，眼神突然往左望，詫異的看向邱朝翰，「我叫車過去，馬上到。」

邱朝翰叫到車了，真沒想到大半夜還真能叫到車子，「五分鐘後到，扣我的信用卡費用，看在你是公務，算我請你了。」

「別請我了，你也要準備走了。」張仲瑞聽見還有五分鐘，速度緩了下來，朝其他房間走去，「高聿丞？老高，我跟邱朝翰要去醫院喔！」

「關我——」邱朝翰才說著，手上的手機卻響了起來。

看著來電顯示，邱朝翰狐疑地歎著張仲瑞的背影接起手機，「是，吳先生，我是……什麼？好，我立刻過去！」

切斷電話，邱朝翰立刻到穿衣鏡邊整理服裝儀容，抓起櫃子上的梳子梳理頭髮，套上西裝外套，大家活像等等要出場的新郎官，每個都在喬服儀。

「我說醫院 911，邱朝翰去幹麼？」蔡彥邦莫名其妙看著急著穿鞋的他們，眼神有些不對焦。

「死的是他客戶的……相關人士？」張仲瑞推開了門，「高聿丞不知道死在哪間房間了，幫我跟他說一聲。」

「我客戶的老婆死了，我跟著去一趟。」邱朝翰隨口說著，兩個人一塊奪門而出時，差點撞上門外那個彎著身正在解密碼鎖的屋主。「哇啊！」

邱朝翰衝得太急，撞上前頭的張仲瑞，原本煞住車的他被這麼一撞，兩個大男人同時撞進了高聿丞的懷裡。

「喂喂……我不喜歡被男人投懷送抱好嗎。」高聿丞撐著張仲瑞的身體踉蹌後退，「你們怎麼很像老婆來抓姦，奪門而出的老公啊？」

「醫院 911，死的是他的病患、我客戶的老婆，我們先走！」邱朝翰滑步到電梯

邊，正好高聿丞剛搭上來的電梯還沒跑。

咦？高聿丞一怔，連忙打開手上的提袋，將裡面一瓶東西往裡扔，「老蔡，我跟他們去，你看家啊。」

蔡彥邦手忙腳亂的接住了東西，完全呆愣的聽著外頭喊著等我一下，然後幾秒後一切又恢復安靜。

有急診的是張仲瑞，怎麼一下去了三個人啊？

看了下手裡的瓶子，原來是解酒液，蔡彥邦上前將門好好關上，敲了敲頭，頭又疼了，扭開貼心的解酒液一飲而盡。

他踅回書房，還是睡個好覺比較實際。

Crescent Family